



## 稻浪流香

□胡晓凤

月亮，如一枚潮湿的硬币，烙在墨色的天空。青秧，呼啦啦地生长着，在一片水波中妩媚风情。田边地头，常有身影在晃动。父亲也在其中。

插秧后，要保证农田水分充足。晴天要巡秧，万一太干，必须想办法接水到自家稻田，同时也要防备自己的水田岸被他人伐开，水被接走。雨天要巡秧，一旦水灌太多入稻田，禾苗的根部就会不牢固，容易浮起。

父亲躬身查看秧田的眼神，流露出别样的亲昵。风雨交加的夜里，他头戴斗笠，披着棕蓑，像一只黑色的大鸟，在秧田里来来回回地穿梭。昼夜夜巡的时光里，田野里的秧苗，正争先恐后地分蘖、吐穗、扬花。

稻粒越来越饱满，像婴儿肥的小娃，

鼓胀着腮帮，风一过，就乐哈哈地点头。父亲戴着斗笠，脖子上搭条汗巾，他用粗糙的大手摘下一小穗稻谷，两片手掌像磨盘一样，用力一压，轻轻一碾，再靠近嘴边，吹去稻壳，几粒微青泛白半透明的米衣服帖帖地躺在其中。他撮起米粒，放入口中，细细咀嚼。父亲了解稻子的脾性，犹如知道自己手心的掌纹。

风吹稻浪，如潮拍礁石，一场如火如荼的“战斗”拉响。父亲在地头摆正稻桶，安放遮头、侧簷，我和姐姐挥舞镰刀，深入那片金黄色的海。镰刀割断稻穗——吱吱，稻子拍打稻桶——啪啪，稻子洒落壁桶——哗……一切犹如快马加鞭，刀光剑影。

一棒稻子打完，父亲赶紧扎好草梢缚

头，让稻草竖在稻桶后。每割完一些，就得移动稻桶。移动浸泡在水田里的稻桶尤其吃力，父亲皱紧眉头，咬紧牙关，青筋暴出，努力向前。我和姐姐则把双掌用力推向稻桶，泥浆扑哧扑哧地往脚趾缝、小腿边冒泡，额头汗珠如雨吧嗒吧嗒直掉。有时用力过猛，在水田里跌跤，满身泥泡，泥腥阵阵，倒也不急着回家更换，抓把稻草擦擦衣服，继续投入“战斗”。这样繁杂密鼓的征稻后，稻桶里已“稻涨桶高”，满桶金灿灿湿漉漉的稻谷。这时，父亲就去田埂上挑起早已备好的麻袋，畚箕，姐姐在稻桶前一手拎起侧簷搁在遮头中间，一手挑拣稻桶里打稻时掉进去的稻穗，我赶紧垫好稻草以便放麻袋。装满稻谷，抓起麻袋两边“耳朵”，打好结，父亲将竹扁担穿

过麻袋结，拉开马步蹲下，然后才挑起沉甸甸的稻谷，踏着泥泞，浅一脚深一脚摇摇晃晃地走回家。父亲是文弱书生，却能挑起一百五十斤以上的稻

谷，我不禁暗暗咋舌。

一番狠割猛打之后，我乐颠颠地坐在田埂上，晃动两条腿，悠然自得地看田野里的金黄“一片片”被卷没，好像一幅巨大的油彩画幕慢慢收起画轴。一茬茬稻梗像一群群小娃，挥着小手吆喝，来，来玩。这时，心念一动，干脆抓个小篮在稻田里扫荡，像个威风的小兵，这边寻寻，那边觅觅，总能在不经意间发现惊喜，拾个一斤半两。

余晖渐逝，群鸟归巢，人群在田埂上蜿蜒挪动，渐渐消失在暮色里。父亲和姐姐各挑一担稻谷往家赶。我像只蹦跳的小兔子紧随其后，挎一篮稻穗，或是钻进父亲的箩筐里，在有节奏的绳索晃动声中沉入梦乡。

如今，生活在钢筋水泥的城市，已难觅稻浪，但父亲的身影却时常在记忆的影剧院里一幕幕此起彼伏。我闭上眼睛，仿佛又看到稻浪从青涩慢慢绿油油，然后是排山倒海的金灿灿……



## 九层粿

□陈辉龙

小时候在老家，每逢重大的传统民俗节日，主人家都要蒸糕蒸粿，以示虔诚和隆重。家乡的糕，指的是大扇糕；粿，就是九层粿。在那喝麦糊吃番薯的“瓜菜代”，一层数九层粿，足以可以让我们痛快十来天。

母亲是蒸九层粿的好手。蒸粿前，她会称一些自家种的晚米和糯米，按照一定比例掺和在一起，淘洗一夜。第二天一早，把它们搬到旧大厝厅的石磨房里，磨成一桶白花花的米浆。回家后，再往米浆里加入适量的硼砂和明矾。母亲说，加硼砂能使九层粿更有韧性，更具口感；加明矾则是为了控制九层粿的酸碱度。接着，她往大锅倒入清水旺火烧沸，抱来老竹作的大笼屉，先在底部中间交叉埋放四根筷子粗的麻绳，从屉底延伸至屉沿，母亲说这是个小诀窍，目的是更好地通气。之后才铺上炊布，盖上笼盖将笼屉预热。

一会儿，烟气渐渐冒出。母亲打开笼盖，用勺舀约九分之一的米浆，淋入屉内，加盖改文火蒸约九分钟，打开笼盖，此刻粿面已凝固。母亲拿起一把刷子，麻利地在粿面上一层熟花生油或猪油，这样可以让粿层层分明。接着，再舀入与上一层一样多的米浆，依法炮制，直至九层米浆完毕。最后一次用大火蒸十五分钟，让整屉熟透。母亲说，文火蒸香，大火蒸熟。末了，出锅将九层粿倒扣在备好的大簸箕上，揭去炊布，四周再抹上一遍油。忙活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大功告成，慢工出细活，九层粿呈半透明的淡琥珀状，晶莹剔透，如蜜如蜡，手一碰，颤颤悠悠，温润细腻，质感十足，令人垂涎欲滴。但这时候，母亲还不让吃，得先晾凉，她说：“热吃龟糕冷吃粿，鸡汤鸭汤要烫手。”

待烟气散去，在母亲的默许下，我们迫不及待切了一块，大嚼起来。软滑而柔

韧，弹牙有韧性，淡淡的米香从舌尖析出，渐渐弥漫至齿间，其中还夹杂着一丁点纯碱味儿。喜欢甜口的可以蘸点白糖或蜂蜜吃，另是一番风味，可白糖和蜂蜜在当年都是稀罕物。最经典的吃法是蘸封肉汁吃，九层粿的淡雅清冽和封肉汁的浓油赤酱相得益彰，用母亲的话来形容：“差点连舌头都快吞下去。”想当年，只要有这种机会，我们总会整顿吃到饱。

我有时在想，这九层粿是谁发明的？这样费时费力的做法又是怎样被发现的？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我相信，只有人们生活在心态平和，对生活充满期待的安静时光里，才会慢慢斟酌，才享有这样不厌其烦做美食的心情。这样的食物加工也糅合了信仰、爱与龟糕冷吃粿，鸡汤鸭汤要烫手。”

作为一名资深的“知食分子”，每每在街巷偶遇那一声“来买洪濑的九层粿喽”，我总会情不自禁寻声而去，不问价格，一买一大块，回头再割斤把后腿肉，来上一顿久违的九层粿蘸封肉汁。

责任，对人们而言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并且一代一代传承下来。

很多与九层粿同时的一些老口味，诸如烧肉粽、满煎糕、润饼菜等等，成为古城的名小吃，而九层粿保持着它的本色，默默无闻，与世无争，至今还大多由市郊老阿婆、老阿伯推车提篮售卖。尽管如此，九层粿特有的外形和口感，以及几代泉州人对它的美好记忆，不乏购买者，正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粿好何愁街头远”。我觉得，传统古早味的九层粿的品格有点类似于我们泉州人的朴素，但有力量，稳重又具灵气。

作为一名资深的“知食分子”，每每在街巷偶遇那一声“来买洪濑的九层粿喽”，我总会情不自禁寻声而去，不问价格，一买一大块，回头再割斤把后腿肉，来上一顿久违的九层粿蘸封肉汁。



## 那一头

□刘刚

推开窗户，带刃的风迎面扑来，我禁不住打了个寒战。水润的城市沉浸在氤氲的雾气中，隐约看见几栋高楼和那座标志性铁塔，一切都显得寂静和清冷。冬天来了，喧嚣与阳光一样，变得缩手缩脚，我不由想起冬的那一头。

那一头是千里之外的故乡，故乡的冬天像唐诗一样丰满，又似宋词一样凄清。空无一人的田野开启了冬眠模式后，变得格外安静。老屋掩映在翠竹绿林之中，怕冷似的待在那一动不动。老屋旁边是一方几近干涸的水塘，里面生长着一丛一丛的芦苇，瘦高瘦高的，仿佛一群营养不良的少年在嬉戏打闹，你碰我一下，我碰你一下。

风就在一旁幸灾乐祸地看着，忽而乘其不备再推它们一把。与芦苇一样瘦弱的还有老屋。村里的老屋屈指可数，近年来许多老屋摇身一变，就成了体形魁梧的楼房，高高地矗立在新修的公路两旁。老屋蜷缩在原地，任凭北来的风钻进瓦片，翻越木窗，旁若无人地闯进来，屋里清冷无比。那时，祖母一大早早就架起炉子，在炉内点燃几节枯树根，老屋很快变得温暖起来，孩子们也不觉得冻手冻脚了。祖母过世后，没有人喜欢燃起烟雾缭绕的炉火。冬天来了，老屋

只能在风中哆嗦着，有时还会抖落几块瓦片。老屋太老了，不能继续住人，父母便在另一块空地上建了新的房子，到如今也有些年头了。

新楼虽比老屋多，可村里的人数却在减少。在城里买房迁户口的人就像脱壳的蝉，飞走了就再没回来，留在村里的“壳”成了孤独的风景，在冬日里吟唱着无言的歌，与高处的柏树一样，寂寞地守望着广袤的土地。这个季节，土地上有一块块绿意盎然的田地，也有一块块黄草枯败的荒地，这一青一黄成了故乡冬季的主色调。

依稀记得儿时缺衣少食的冬日，一帮

孙辈跟随祖母满坡寻挖鱼腥草的事儿。祖母领头，我们就嘻嘻哈哈地跟在身后，一路上山爬坡，身子就暖和了。若挖上一篮子鱼腥草，洗净腌盐，还能做几餐下饭菜。可冬天的鱼腥草很难找，衰败得连一片叶子都看不见，只有扒开枯草寻觅刚出土的丁点儿嫩芽，顺着嫩芽往下挖，就能挖出鱼腥草的根，白白嫩嫩很是喜人，祖母负责挖，我们负责捡，运气好的话，很快就能挖满一篮子。

眼下，人们生活好了，不再大冷天爬坡寻挖鱼腥草，可冬天依然如期而至。留守在村里的老人趁着冬闲时光串门访友，相互问候，聊得最多的话题，就是外出的游子几时回家过年。



## 癞窟车鼓阵

□曾明章

癞窟岛又名浮山村，坐落于泉州台商投资区张坂镇东南端，一个亮丽且祥和的千年小渔村，海峡环绕，舟舸穿流，就这样横亘在中国东南沿海线上。千百年来，在这仅2平方公里的小岛上，生生繁衍着自两晋南北朝以来为避离中原战乱而先后南渡的汉人后裔，世世代代或渔捕或航贸。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启和宋元刺桐城的兴盛，作为泉州港门户的癞窟岛，被称为“小渚”，在宋元时期曾经是帆帆林立、商贾云集的地方，受中土悠久文化的滋养熏陶，和惊涛骇浪的大海磨炼，造就岛民的刚毅、睿智、豪放、风雅，也赋予癞窟岛独特的个性和魅力。

中原传统文化和闽南渔耕文化在这里扎根交融，孕育出荟萃人文、生生息息。岛民以渔业为业，民风淳朴，勇于担当，吟诵着连绵不绝的传奇诗篇。

癞窟岛地处边陲海滨，衣食住行，自然地体现出所在地的个性风格，地理环境的相对闭塞，岛内民风习俗独特，民间信仰文娱活动却是十分活跃多元。无论是

物换星移或与时俱进，一道安然自若行走在人间烟火里的老旧风景线——癞窟车鼓阵依然吸引人。

癞窟车鼓，车鼓架以木作为主，主支架雕花刻叶，附刻上各自族字号，有长方形有多边形，形态各异均四脚落地，中间挖空圆心以安置皮鼓，下半部分做成匣盒式，便于放置锣具和木槌配件，顶上两端凿洞穿棒，以供人抬杠，最后用艳丽的漆料进行彩绘，四面画有鸟兽山水图屏。此为古式构造，做工精细，看似花篮又似小亭台，小巧轻便又显吉祥华贵。

车鼓阵通常以13人组队，鼓手是横着走打鼓，2人彩旗开路，2人扛抬车鼓架，8人各司铜锣，铜锣分为四种，各为2件，锣具各异打法也各自不同，可另加吹箫2人。鼓与锣、人与人的配合，其敲打技艺的熟练或生疏，对器乐效果的决定是至关重要的。

癞窟车鼓阵起源于何缘何时，尚待稽考，但自古以来，已是众所周知。当下岛内各房姓氏均有建置车鼓架，彼此互相借用，由于长期以来潜移默化，平时召集车鼓队一众人马也不算难事，乡亲们都会互相招拢义务帮助。车鼓阵红白事都可以使用，但鼓锣曲调打法有所不同。所见多是用于送丧，岛内往生者出殡，“挡境车鼓”是必须的头阵，同时是作

## 乡村名片 浮山村

地处台商投资区东南沿海突出部泉州港侧，是泉州市最大的海岛。这里祖祖辈辈以捕鱼为生，是一个集齐了“山、海、岛、渔”等元素的千年古村落。得益于海洋生态的建设，浮山村现代渔业快速发展，成为蜚声闽南的著名渔村，是福建省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村、“无走私示范村”。



扫描二维码欣赏更多  
征文活动作品

## 烧烤

昨天晚上我去路边吃烧烤，旁边坐俩小孩，十四五岁。其中一个说：“喝白的还是红的？”另一个说：“今天整点红的尝尝吧！”我正纳闷着，就听第一个说话的小孩对着服务员大喊一声：“来两瓶冰红茶！”

## 吵架

看见俩小朋友在吵架，吵着吵着一个吵不过了，A说：“文斗还是武斗？”B说：“文武双全敢不？”于是就看见他们一边掰手腕一边背唐诗。

## 仓鼠

我昨天生病了，老妈不听劝，还是跑来看我，让我很感动。我外出一会儿的工夫，她就打电话过来兴奋地说：“这里老鼠傻乎乎的，见人还不跑，我一拖鞋就拍死了。”我回去一看，养了差不多一年的仓鼠四脚朝天翻着……

（请作者与本报联系，以便奉稿酬。）